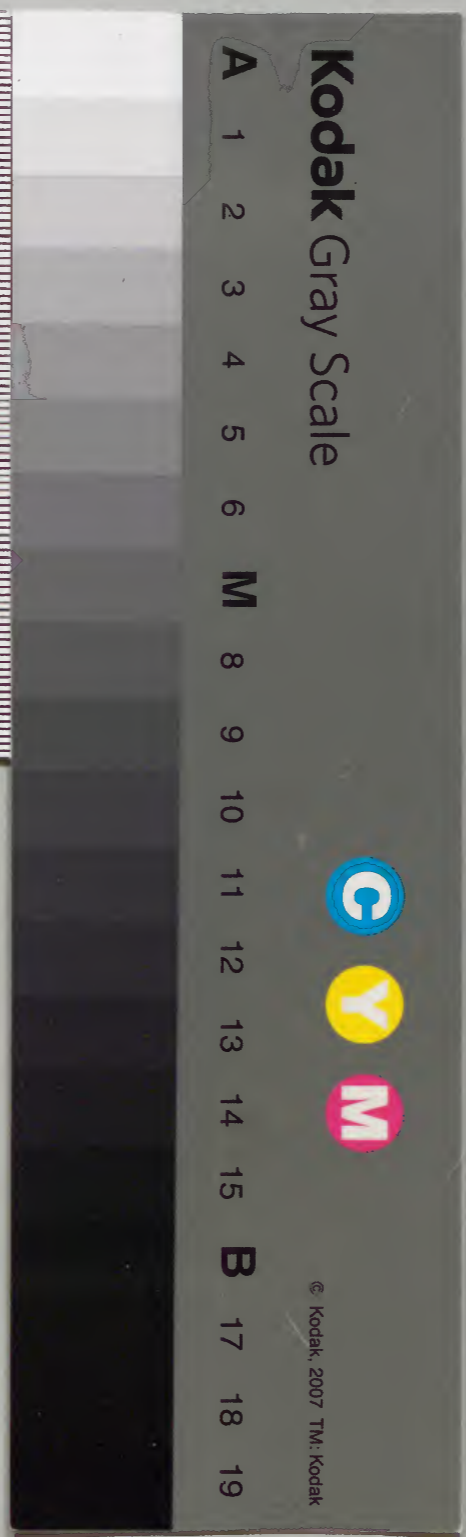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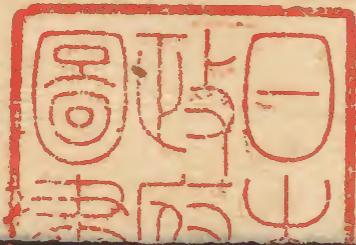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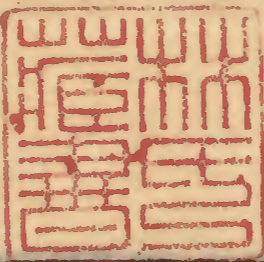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三	三
一	六	一	一
一	八	一	一

內閣文庫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三	三
一	六	一	一
一	八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0
冊數	12( 7)
函號	310 176





宋高僧傳卷第十六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明律篇第四之三

正傳十九人  
附見二人

唐朝方龍興寺辯才傳

釋辯才姓李氏襄陽人也母氏妊之倏惡輦血冥然  
一食虛淡終辰及其誕彌異香盈室宗黨怪焉七歲  
依峴山寂禪師出家厥長者明記每受經法必以等  
身為限字不重問義不再思師甚器之年十六遂削  
髮隸本州大雲寺次乃周遊列郡登陟名山就荊州

玉泉寺納具戒聞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  
 頒律師法門具瞻師資表率遂伏膺請業有疑必決  
 無義不通廁于二宗推為上首天寶十四載玄宗以  
 北方人也稟剛氣多訛風列剎之中餘習騎射有教  
 無類何可止息詔以才為教誡臨壇度入至德初肅  
 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鴻漸奏才住龍興寺詔加朔  
 方管内教授大德俾其訓勵革獫狁之風循毗尼之  
 道復命為國建法華道場及駕迴既復兩京累降璽  
 書未塗尤於大乘頓教畱心永泰二年賊臣僕固懷  
 恩外招誘蕃戎內勦金華才勸勉羣衆不誅華族大

曆三載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時府帥號國常公素仰  
 才名與護戎任公時親道論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  
 暮冬八日垂誠門徒已安坐繩牀默然歸滅春秋五  
 十六越己未歲二月遷神於寺內西北隅先是有邑  
 子石顯從役于城上其夜未渠聞管絃之聲自西至  
 乃天樂也異香從空散下則生淨方之兆也才自長  
 安而旋于塞上既受號公知遇大營福業成此精廬  
 皆才之敦勸矣勅謚大師曰能覺仍賜紫衣一副追  
 遠之榮聲聞塞外天復中廷尉評王儋為碑頌德云  
 唐京師章信寺道澄傳

釋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書舍人生而奇表  
 輒惡輦者出家如歸無所顧戀忽遇禪僧摩頂與立  
 名曰道澄餅錫常隨冥合律範號律沙彌也受具之  
 後習聽南山律於諸學處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  
 寺不恒或奉恩莊嚴草堂等寺所到便居護生為切  
 建中二年坐夏於雲陽山有虎哮吼入其門澄徐語  
 之其虎搖尾攝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問其故澄曰  
 出家者可滯一方乎西域三時分房俾無貪著觀門  
 易立矣不然者豈通方廣恕乎貞元二年二月八日  
 帝於寺受菩薩戒京甸傾瞻賜齋隆洽所受而迴施

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問澄修心法門又勅為妃主  
 嬪御受菩薩戒十六年四月勅賜號曰天圓十九年  
 九月十八日終于此寺焉

唐鐘陵龍興寺清徹傳

釋清徹未知何許人也周遊律肆密護根門即無常  
 師唯善是與初於吳苑開元寺北院道恒律師親乎  
 闡奧深該理致而鐘華望無不推稱憲宗元和八年  
 癸巳中約志著記二十卷亦鳩聚諸家要當之說解  
 南山鈔號集義焉或云後堂至十年畢簡今豫章武  
 昌晉陵講士多行此義嘗覽此記繁廣是宗徹未知

其終

系曰徹公言行無乃太簡乎通曰繁略有據名實錄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廣三五之世事耶蓋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贍職由此也又與弗來赴告不書同也諸有繁略不均必祛諂讓焉

唐撫州景雲寺上恒傳

釋上恒姓饒氏臨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學之年發心捨家從母黨在空門而求攝受教誦佛典日計千言壯齒從南嶽大圓大師納戒而聽涉精苦大曆中不娶父母之邦請綵于景雲寺修習無虧亟淹年

序南山事鈔講貫尤專貞元初徙居豫章龍興寺與盧阜法真天台靈祐荆門法褒與果神湊建昌慧璉遊也墳窟合韻水乳相資法付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魯公真卿楊憑韋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講四分律而遷善滅罪者無央數衆坐甘露壇二十許年十有八會救拔群生刻浮東震男女得度者一萬五千餘人元和十年徵云乖念十月己亥化于廬山東林寺歸全身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門人等樹松柏太原白居易為石塔銘云唐錢塘永福寺慧琳傳

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州齡受業于靈隱  
 西峯為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曆初受  
 具足戒於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  
 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  
 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倚匹上有二  
 湖謂為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  
 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  
 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  
 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  
 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歲春刺史兵部

郎中裴常棣召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  
 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  
 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  
 中崔郾刑部郎中路異相繼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  
 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深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  
 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  
 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  
 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一日葬于今永安寺  
 西山之陽鴈腦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唐江州興果寺神湊傳

釋神湊姓成氏京兆藍田人也生而奇秀少角出塵  
 遠慕戒律祈南嶽希操師受具復叅鐘陵大寂禪師  
 然則志在楞嚴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通  
 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  
 第方度湊應是選詔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  
 居東林寺即鴈門賈遠之舊道場也有甘露戒壇白  
 蓮池在焉既居是嗣興佛事雖經論資神終研律成  
 務湊羸瘠視之頽然州將門人醫療而不願進藥元  
 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儼然坐終于寺十月  
 十九日門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附鴈門墳左若

僧詮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一湊  
 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搥無畏鼓故登壇秉  
 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縫桌麻坐薦藁  
 秸由茲檀施臻集于躬即迴入常住無盡財中與眾  
 共之每夜捧鑪秉燭行道禮佛徇十二時少有廢闕  
 如是經四十五載生常遇白樂天為典午于郡相善  
 及終悲悼作塔銘云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  
 泡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玉人

唐京兆聖壽寺慧靈傳

釋慧靈未詳何許人也幼脫塵機勤從誦習及當應

法戒品方圓銳意毗尼探頤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  
 符由是講訓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  
 七年宣宗幸莊嚴寺禮佛牙登大塔宣問耆年乃賜  
 紫衣其年六月勅補靈為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  
 廢總持寺乃下勅曰朕以政閑賞景幸于莊嚴其寺  
 複殿重廊連薨比棟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  
 垂陰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宮高明寡匹當建之時  
 以京城西昆明池勢微下乃建木浮圖高三百尺藩  
 邸之時遊此伽藍觀斯勝事其總持寺大業中立規  
 制與莊嚴寺正同今容像則毀忍草隨荒香徑蕪侵

尚存基址其寺宜許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  
 三教首座辯章勾當修寺及畢工推靈為綱任崇聖  
 寺賜紫教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  
 都維那靈居寺職清衆咸序帝所欽重寺中常貢梨  
 華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蠟房所取者靈居新寺終矣  
 究其靈公如曾預代宗永泰中叅譯證義則可年百  
 奇歲矣如不見不空良賁乃春秋夏臘無理知焉

唐吳郡破山寺常達傳

釋常達字文舉俗姓顧海隅人也發跡何陽大福山  
 遊學江淮諸勝寺達允迪中和克完戒法專講南山



律鈔後求涅槃圓音法華止觀復通陰符老莊百家  
 之書其餘分時之學盡二王之筆迹後隨方參禪詣  
 于宗極俄屬武宗滅法歎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後由  
 是寢默山棲委裘遁世而無悶焉宣宗重建法幢荐  
 興精舍合境民人皆達之化導故太守韋曙特加崇  
 重身不衣繒纈室唯蒙薜蘿四眾知歸諸方慕化其  
 潔白鶴鷺如也咸通十一年合郭僧民請紹四眾教  
 誨或遊遨垆牧或嘯傲海壖不出林麓動經數載雖  
 貴士單車詣門莫得而見於七五言詩追用元和之  
 體著青山履道歌播人脣吻忽於自恣明辰鳩衆於

長廊合掌遂申長別辭甚剛正因卧疾不起絕食七  
 日而逝實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  
 僧臘五十一門人會清傳朗奉靈柩殯于寺之東南  
 三百步後年即墳起塔穎川陳言撰塔銘邑大夫汝  
 南周思輯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開元寺丹甫傳

釋丹甫者不知何許人也性多警達言必剛直講授  
 唯勤執持雅正會稽風土律範淵府也甫之唱導從  
 之者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習業於巨文律師法集  
 文即省躬之游夏也甫即躬之嗣孫順正命章幹通

祕蹟越自曇一玄儼之後罕能追躡甫之聲塵邁于前烈然爾時允文匠手相部風行甫介于太律之間行事之時草從風偃焉咸通末出門生智章等傳講今亦法嗣存焉或聞著手記尋且未獲吁惜哉

唐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傳

釋法相姓俞氏吳長水人也天寶中誕育為櫻兒卓異七歲投師受經法三浹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往長安安國寺得滿足戒即大曆中也便於上京習毗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涉十載蔚成其業傳法東歸請學者如林吳郡太守奏於開元寺置戒壇相

預臨壇之選尋充依止兼眾推為寺綱管恒施二眾歸戒行佩漉囊器不畜長每有鳥棲于座側馳斥不去會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時三刻告弟子清澹清高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眾晝聞管絃清亮乃天樂也夕覩異光春秋八十九僧臘六十九四月遷塔于來蘇鄉之原白塔是也後弟子率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重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舌相不壞若芙蓉焉齒全四十二香湯沐之重葬蓋景福二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靜靜弟子行蘊蘊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

也同鴻啓重修靈光一寺為兵革殘毀之後也景公啓公後借隱天台習禪觀相次終于山焚之皆獲舍利焉

唐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傳

釋文舉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年甫至學遂投師請法十九落髮始墮息慈貞元三年勅度得戒後十五年間以四分律為學時術之晝夜翹勤遂登講訓次通法華經疏義得智者之膏腴焉舉身量六尺餘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靜若止水動如浮雲目不迴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範丹丘二眾仰為繩準其

奔走他方聽受者與佛窟則公禪道並驅而相高也尋勅為國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師答隋煬帝問立七日金光明道場每年九月遐邇征鎮侯伯差入送供事既無礙黑白二眾無遠不屆人纔填委飲食闕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蘊咨謀於舉置寺莊田十二頃自此光明會不聞告乏之舉之功歟以會昌二年五月化去門人幼清立塔于寺之西峯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韓又為碑頌德也

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

釋允文字執經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權輿九歲

厥父云亡然理命捨文奉佛師授維摩法華二經敏  
速之性再稔皆通高達之士謂之重理耳或戲問文  
曰爾出家之後擬營何事業乎率然對曰當陟蓮華  
臺而作師子吼或訶謂之曰耆宿前敢爾或曰志欲  
得大此子將來未易測也至十六歲削頂周羅披安  
陀會相次裹足西上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邊獲  
無作法時年二十三矣是夏卽就中京攻相部律宗  
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旣扣義門必入師室  
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大和五年爲思定省忽歎歸歟  
旣返故鄉淹時寢疾未遑講唱後聞錢塘天竺寺講

大涅槃經蔚爲勝集文往學焉星歲未周鋒芒且露  
開成元年因遊台嶠止息越之嘉祥寺衆藉清芬甄  
命敷其經律文戢約聽徒頗爲嚴毅常訓之曰夫苾  
芻行非家法具足別解脫律儀衆同分是其自性於  
其形色精進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  
不然則弟子旣墮師道徒施聞其警策有涕泗交橫  
悛心革行思過半矣會昌三年移居靜林寺專以涅  
槃宣導屬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揚晝披縫掖之衣夜  
著緦條之服固虧僧行唯道俗譏大中伊始復振空  
門重整法儀乃錄名開元寺二十人數七年寺之耆

舊命講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罷講覽藏經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長逝享齡七十有八法臘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石奇山之陽遺言不許封樹也初文講演升座學徒畏憚喑鳴之際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於嘉祥靜林今大善二寺講相疏二十七座大經二十五座其為人也貌古而脩長銳頂而黧黑執持密緻振鷺在庭未足方其潔也然亦獵涉儒墨慕白傳自作誌預著方墳銘藏于篋笥門人懷益因尋閱文籍見而悲咽遂從先師之志建小塔焉後門人懷肅思寂命名德虛受

增加後序贊寧登會稽曾禮文真相見法孫可翔苦節進修叶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則傳

元表

釋慧則姓糜氏吳郡崑山人也九歲博遊才義總翫儒經善種發萌條然厭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諷誦皆如曾習九年於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棲法寶大師法席覆講當年勅補備員大德咸通三年就崇聖寺講俱舍論并喪服儀出三界圖一卷七年於祖院代暢師講十五年勅署臨壇正員廣明元年巢寇犯闕關中俶擾出華州下邽避亂中和

二年至淮南高公駢召於法雲寺講罷還吳刺史楊公苦留却遊天台山國清寺挂錫乾寧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記一卷出集要記十二卷武肅王錢氏命於越州臨壇以開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臘五十四窆于鄞山之岡入戒弟子刺史黃晟管塔則生常不好訐直以撝謙推人爲上除講貫外輪誦經呪自法華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資口業覽大藏教兩徧講鈔七十徧俱舍喪儀論語各數徧清苦執持近古罕有入室弟子希覺最露鋒穎焉又元表者貞諒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

義解從習毗尼兼勤外學書史方術無不該覽早預京師西明寺法寶大師講肆迨廣明中神都版蕩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講南山律鈔諸郡學人無不趨集表義理縱橫善其談說每揮麈柄聽者忘疲號鑑水閣黎著義記五卷亦號鑑水出門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傳壽閣

釋彥偁姓龔氏吳郡常熟人也揭厲戒津錙銖塵務勤求師範唯善是從末扣擊繼宗記王得其戶牖乃於本生地講導同好鳩聚律風孔扇號爲毗尼窟宅

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遺壤招真治之舊墟古寺周圍不全坳垣而已嘗一夜有虎中獵人箭伏於寺閣哮吼不止俾憫之忙係鞵秉炬下閣言欲拔之弟子輩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闌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鏃血顧俾而瞑自焉質明獵師朱德就寺尋虎俾告示其箭朱德悛心罷獵焉武肅王錢氏知重每設冥齋召行持明法師覆肩衣自肱而墮還自搭上或見鬼物隨侍焉所謂道德盛則鬼神助也以貞明六年六月終于山房年九十九歲云次壽閣黎者淮浦左右貞諒不群防護正念時少雙偶

傳南山律鈔極成不看他面唐季楊氏奄有廣陵頻召供施四遠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長戶不施關及臨壇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爾坐亡于覆金之畔聞見驚歎歟

後唐天台山福田寺從禮傳

釋從禮襄陽人也善事父母頗揚鄉里之譽迨喪偏親乃果決捨家于時年已壯矣及登具足請師傳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難捨本往往睡魔相撓禮忿其昏濁作鐵錐刺額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誦通自爾精持律範造次顛沛必於是以梁乾化中游天

台乃挂錫于平田精舍後推為寺之上座持重安詳  
 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眾曰波羅提木叉是  
 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獼之脫鎖焉每所行  
 持切於布薩誠眾令護惜浮囊時夏亢陽王事僧來  
 告將營羅漢齋奈何園蔬枯悴請闍黎為祈禱禮曰  
 但焚香於真君堂真君者周靈王太子久聞仙去以  
 仙官受任為桐栢真人右弼王頌五嶽司待帝晨王  
 子喬來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觀皆塑右弼形  
 像薦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間號為山王土地非也時  
 王事向仙祠而呪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雲起

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闕用水槽棧而山上有赤樹  
 中為材來白禮禮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  
 伺之無何大風卒起曳仆其樹取用足焉其感動鬼  
 神率多此類兩浙武肅王錢氏聞之召入州府建金  
 光明道場檀施優渥迴施眾僧身唯一布納通夜不  
 寐一食常坐且無盈長同光三年乙酉歲冬十月  
 入滅春秋七十九僧臘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  
 焉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寺景霄傳

釋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聽涉在表公門後



慕守言閣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  
 猶急自持多事凌輔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  
 山獎訓初學時有江西微猷律匠出義記曰龜鑑錄  
 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  
 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二  
 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說而簡取正義也  
 武肅王錢氏召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  
 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  
 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涼是歟  
 後唐東京相國寺貞峻

釋貞峻姓張氏鄭州新鄭人也唐張果先生之襲孫  
 今榮陽有張果里其蹟楸櫝存焉峻風度寬裕髫齡  
 丕弄年十四忽超然離俗人莫我知雖一親褰衣昆  
 弟截路終弗能沮之乃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神  
 機駿發乍觀可驚雖背碑覆碁彼不足多也未幾諷  
 徹淨名仁王諸經計數萬言時同儕戲之曰汝是有  
 脚經笥也峻辭讓斯題恭遜而已及削染為僧形即  
 聽俱舍論隨講誦頌八品計六百行至十八升論座  
 年滿於嵩山會善寺戒壇院納法因棲封禪寺今號  
 開寶律院學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講授長宿稱奇

撰述

卷之六

七

四六

當大順二年，災相國寺，重樓三門，七寶佛殿，排雲寶閣，文殊殿，裏廊計四百餘間，都為煨燼。時寺眾惶惶，莫知投跡。或曰：如請得峻歸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開寶堅請峻歸充本寺上座。前後數年，重新廊廡，殿宇增華。又請為新章宗主，復開律講。僧尼弟子，日有五十餘人。執疏聽采，峻之律行，冰雪相高，暑無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約太過。乾化元年，臨壇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計三千餘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終。春秋七十八。法臘五十八。葬于寺莊，祔慧雲禪師塔焉。

漢錢塘千佛寺希覺傳

釋希覺，字順之，姓商氏。世居晉陵。覺生於溧陽家，系儒墨屬。唐季喪亂，累被剽略。自爾貧窶，嘗傭書于給事中羅隱家。偶問名居隱曰：毗陵商家兒，何至於此。歎息再三，多與顧直勸歸鄉修學。至年二十五，歎曰：時不我與，或服冕乘軒，皆一期爾。忽求出家于温州開元寺。文德元年也。龍紀中，受戒續揣摩律部，稟教于西明寺慧則律師。時在天台山也。則乃法寶大師之高足。廣明中，關中喪亂，避地江表。覺始窺其牆，終見室家，瓌富以則出。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懷何。

支那

卷之六

七

四六

耶古德矣相穿鑿各競師門流宕忘返覺遂著記廣  
 之曰增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燭末光增暉日月謙言  
 增暉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東西盛行斯  
 錄暨乎則公長往乃講訓于永嘉武肅王錢氏季弟  
 鏘牧是郡深禮重焉尋為愚僧所誣愬釋而不問徙  
 於杭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為寺王借紫私  
 署曰文光大師焉四方學者騁驚而臻覺外學偏多  
 長於易道著會釋記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繫及未文  
 甚備常為人敷演此經付授于都僧正贊寧及乎老  
 病乞解見任僧職既遂所懷唯嘯傲山房以吟詠為

樂年八十一然猶抄書籍異本曾無告倦未終之前  
 捨衣物作現前僧得施復普飯一城僧自此困憊每  
 睡見有一人純衣紫服肌膚軟弱如綿續焉意似相  
 伴纔欲召弟子將至此人舒徐下牀後還如故親向  
 贊寧說此某知是天人耳囑託言畢而絕享年八十  
 五生常所著擬江東讒書五卷雜詩賦十五卷注林  
 鼎金陵懷古百韻詩雜體四十五章覺之執持未嘗弛  
 放勤於講訓切於進修學則彌老而不休官則奉身  
 而知退可謂高尚其事名節俱全長者之風藹然如  
 在所居號釋氏西齋慕吳兢之蘊積編簡焉

周東京相國寺澄楚傳

釋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許人也爰祖暨考借貫丘園高蹈不仕母趙氏妊楚也忽畏羶臊之臭及乎誕生之夕光爛充室鄰落成驚洎當七歲親黨攜之入寺見佛像輒嗟歎而作禮歸家問父曰唯佛獨爾餘者如何父曰蠢動皆佛何況人矣楚曰兒願學佛聊報二親劬勞其父默而許旃至十歲於相國寺禮智明為師未幾有童子聚戲而招誘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戲耶且雪山善財亦童子還如是否旁有聞者竒之曰子異日成法門偉器必矣受具已來習新章律

部獨能輒入毗奈耶窟宥然其擊難酬答露牙伸爪時號律虎焉王公大人請益者日且眾矣晉高祖聞而欽仰詔入內道場賜紫袈裟尋署大師號真法焉自此皇宮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髮度戒表裏冰霜更無他物命為新章律宗主焉以顯德六年十月十一日無疾而終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齡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臨壇度僧尼八千餘人門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構甃塔緘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記焉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王者何通曰律有二宗礪素

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  
 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入法禁  
 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  
 于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眾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  
 也慧也此三為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為門通其淫  
 繁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  
 業皆淨六塵自祛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  
 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  
 律能令解脫非由惡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  
 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辟支戒完則引

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眾戒堅招  
 感人夫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所推  
 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叉也因則聲教律焉果則  
 別解脫焉直以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  
 十方淨刹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七佛咸以戒  
 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  
 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効克取究盡  
 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效無與此矧  
 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  
 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眾事有懸合物宜象

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  
 嘻嘻同佛聽開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  
 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  
 大則三聚感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  
 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為有順違  
 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九集成律藏  
 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  
 之分不類夢豔之占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刻浮樹高  
 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迨夫  
 大教東傳梵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

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  
 漢靈帝建寧三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  
 即曹魏法時三藏遊于許洛觀魏士僧無律範於嘉  
 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  
 薩婆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  
 戒本獨來婆羅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  
 賈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  
 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  
 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一中不  
 全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

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序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衆學戒初題云尸叉罽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二十為六十不其太相懸謬矣若斯一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乎行事即依諸律為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

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聰律匠於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輿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盼蠶二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為繩愆糾謬以護持教法為已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為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疏家互相短長勅集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為宗王判定一家當建中中

始言稽正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  
 秉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演化  
 靈寧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傷百工之巧文網道岸  
 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  
 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  
 之物或成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  
 述鋒芒之義記出家亥之疑文或駢帖紛拏或整齊  
 齟齬若匪乘時之哲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蓮之中  
 微降年唯永終使壽星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入揚  
 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

更沒大小乘之交惡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  
 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全虧謂律為不急之文放僧落  
 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  
 遂令教法日見陵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  
 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  
 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  
 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  
 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  
 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入服  
 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護法篇第五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一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威秀傳

釋威秀不知何許人也博達多能講宣是務志存負  
荷勇而有儀其於筆語揅張特推明敏無何天皇卽  
位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勅勒僧道咸施俗拜時則  
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歎君王之慢  
法乃上表稱沙門不合拜徵引諸史爰歷累朝抑挫

朝纔發令夕又改圖皆非遠略也方引經律論以為  
 量果詞皆婉雅理必淵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  
 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  
 也表上勅百官集中臺都議其事時朝宰五百二十  
 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時大帝至六月勅  
 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亦廢止秀之為法實謂念身乎  
 抗表之際當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時京邑僧等二百  
 餘人往蓬萊宮申表上請時相謂秀等曰勅令詳議  
 拜否未定可待後集秀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  
 與謀議共投啓狀聞諸達官貴戚若救頭然時宣律

師上雍州牧沛王啓別上榮國太夫人啓等秀之批  
 鱗所謂以身許法也

唐京兆大興善寺復禮傳

釋復禮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興善寺性  
 虛靜寡嗜欲遊心內典兼博玄儒尤工賦詠善於著  
 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訶羅實又難陀等  
 譯大莊嚴華嚴等經皆勅召禮令同翻譯綴文裁義  
 實屬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學權無二  
 述釋典稽疑十條用以問禮請令釋滯遂為答之撰  
 成三卷名曰十門辯惑論賓王酬答剖析稽疑文出

於智府義在於心外如斯答對堅陣難摧亦旃曳而  
 魔黨降天鼓鳴而脩羅退權文學所舉稽疑數義也  
 於餘則難在禮殊易何邪蓋不知教有弛張文存權  
 實謂為矛盾故行弔伐之師如小偏裨須請軍門之  
 命無二既披來論全釋舊疑乃復書云續晨鳧之足  
 鑿混沌之竅百年之疑一朝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  
 源藝煩惱之薪餐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云  
 此雖一時之解紛實為萬代之龜鑑也禮之義學時  
 少比儔兼有文集行於代加復深綜玄機特明心契  
 作真妄頌問天下學士擊和者數人當草堂宗密師

銓擇臻極唯清涼澄觀得其旨趣若盧郎之米粒矣  
 餘未體禮師之見故唐之譯務禮為宗匠故惠立謂  
 之譯王譯王之名起於禮矣妙通五竺融貫三乘古  
 今所推世罕倫匹其論二軸編入藏酬外難之攻祖  
 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國寺惠立傳

釋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為惠立俗姓趙氏天水人  
 也遠祖因官徙寓新平故為函人焉爰祖及父俱馳  
 高譽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隸從事毅之第三子也生  
 而岐嶷有棄俗之志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函州

昭仁寺此寺即破薛舉之戰場也立識敏才俊神清道邁習林遠之高風有肇融之識量聲譽聞徹勅召充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次補西明寺都維那後授太原寺主皆降綸旨令維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釋雅著篇章妙辯雲飛益思泉湧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火蹈湯無所屈撓頻召入內與黃冠對論皆愜帝旨事在別傳立以玄奘法師求經印度若無紀述季代罕聞遂撰慈恩三藏行傳未成而卒後廣福寺沙門彥棕續而成之總十卷故初題云沙門惠立本釋彥棕箋是也立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諸

地府世莫得聞爾後臨終令門侍掘以啓之將出乃即終焉初立見尚醫奉御呂才矣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其警句有云奉御於俗事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乎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茲而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息乃歸信以書檄翻經僧眾云其外禦其侮釋門之季路也

唐洛京佛授記寺玄疑傳

釋玄疑俗姓杜氏幼入玄門纔通經法黃冠之侶推

其明哲出類逸群號杜又鍊師方登極錄為洛都大  
 恒觀主遊心七略得理三玄道術之流推為綱領天  
 后心崇大法揚闡釋宗又悟其食藜非甘却行遠舍  
 願反初服嚮佛而歸遂懇求剝落詔許度之住佛授  
 記寺尋為寺都焉則知在草為英在禽為雄信有之  
 矣續叅翻譯悉彼宗之乖謬知正教之可憑或問之  
 曰子何信佛邪疑曰生死飈疾宜早圖之無令臨懼  
 整轡中流屹糴乎有若環軍望斗効鬼求仙以此用  
 心非究盡也乃造甄正論一部指斥其失令歸正真  
 施設玉客問答極為省要焉疑不知厥終

系曰知彼敵情資乎鄉導或入必爭之境免書弗地  
 之譏又猶秉燭宵征便匪如入入闇歷聞玄疑曾寄  
 黃冠熟其本教及歸釋族斥彼妄源不須四月而試  
 之已納一城之款矣由是觀之脫有遁逆之者則曰  
 吾當說汝真斯是之謂歟

唐江陵府法明傳

釋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經論外善群書辯給如流  
 戒範堅正中宗朝入長安遊訪諸高達適遇詔僧道  
 定奪化胡成佛經真偽時盛集內殿百官侍聽諸高  
 位龍象抗禦黃冠翻覆未安錄旣難定明初不預其

選出場擅美問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為作漢語化為作胡語化若漢語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語化此經到此土便須翻譯未審此經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誦胡語何人筆受時道流絕救無對明由此公卿歎賞則神龍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勅曰仰所在官吏廢此偽經刻石於洛京白馬寺以示將來勅曰朕叨居寶位惟新闡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太禮降雷雨之鴻恩爰及緇黃兼申懲勸如聞天下諸道觀皆畫化胡成佛變相僧寺亦畫玄元之形兩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後限十日內並須除毀若故留

仰當處官吏科違勅罪其化胡經累朝明勅禁斷近知在外仍頗流行自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錄有化胡事並宜除削若有蓄者準勅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觀主桓道彥等上表固執勅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業雖撫寧多失而平恕實專矧夫三聖重光玄元統序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怨而必錄頃以萬機餘暇略尋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絕希夷之境天竺有空子諦理秘真如之談莫不敷暢玄門闡揚至蹟何假化胡之偽方盛老君之

宗義有差違文無典故成佛則四人不同論弟子則  
 多聞好互尹喜既稱成佛已甚憑虛復云化作阿難  
 更成烏合鬼谷北郭之輩未踐中天舍利文殊之倫  
 矣彭東土胡漢交雜年代亦乖履水而說涅槃曾無  
 典據蹈火而談妙法有類俳優誣詐自彰寧煩縷說  
 經非老君所制毀之則匪曰孝虧文是鄙人所談除  
 之則更彰先德來言雖切理實未安宜悉朕懷即斷  
 來表明之口給當代無倫援護法門由之禦侮惡言  
 不入耳其是之謂乎  
 系曰化胡經也二教不平其爭多矣無若法明一言

蔽之設或凝神抒思久不可酬况復萬乘之前孰能  
 卒對昔楊素見嵩陽觀畫花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  
 而成佛乎道士無言觀夫明之垂問義含兩意正為  
 化胡成佛旁豐諸天仙言語與人不問天言傳授諸  
 經是誰辯譯其猶一箭射雙鳧又若一發兩縱之謂  
 歟

唐潤州石埭山神悟傳

釋神悟字通性隴西李氏之子其先屬西晉版蕩遷  
 家于吳之長水也世襲儒素幼為諸生及冠忽嬰惡  
 疾有不可救之狀咎心補行力將何施開元中詣溪



光律師請者城之方執門人之禮師示以遺業之教  
 一曰理懺二曰事懺此二者聖之所授行必有徵遂  
 於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焚難捐之指于時有異光  
 如月騰籠紺宮極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動天地  
 蓋人之難事歟天寶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緇八年  
 舉尤異行名誅于寺逮其晚節益見苦心每置法華  
 道場九旬入長行禮念觀佛三昧於斯現前因語門  
 人曰夫陰薄日以何傷風運空而不動苟達於矣誰  
 非性也方結宇於勞勞山東中據石圪達分仙徑諸  
 猛獸馴於禪榻祥雲低於法堂中夜有山神現形謂

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為列侯死典南  
 嶺今師至止願以此地永奉經行言訖隱而不見故  
 吏部員外李華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謁悟嘗問孔老  
 聖教優劣請陳題品對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法味  
 乏者勞而無證其猶澤朽思華乾池映影比其釋教  
 夫何遠乎如是往復應答如流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其扞護釋門疆場疇敢侵軼乎華乃一代之文宗與  
 蕭穎士齊名筆語過之若此之儒孰能觝角也凡諸  
 不逞之徒疑經難法者悟必近取諸身遠喻於物如  
 理答酬無不垂頭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寢疾加跣坐

而逝享齡六十三法臘二十六闍維之日獲舍利五百餘粒珠顆纍纍粲然在矚門人湛一圓一等玉之遷塔焉

唐金陵鐘山元崇傳璿禪師

釋元崇俗姓王氏瑯琊臨沂人也晉丞相始興文獻公子蒼之後自南朝淪廢世居句容祖禰已來非賢即哲崇幼而孤秀疑若斷山心喻芙蓉形同玉潔風塵不雜立志夷簡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卧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盡心

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緇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入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怠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臺虛徹可舍百神心鑑高懸塵無私隱既而聲價光遠物望所知金陵諸德請移所配棲霞寺春秋逾紀服勤道務彝倫有敘時衆是瞻至德初並謝絕人事杖錫去郡歷于上京徧奉明師棲心閑境罕交俗流遂入終南經衛藏至白鹿下藍田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

靜室與崇相遇神交中斷于時天地未泰豺狼構患  
 朝賢國寶或在適輒起居蕭舍人昕與右丞諸公並  
 碩學雄才尊儒重道偶茲一會抗論彌日鈞深索隱  
 襟期許與王蕭歎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矣及言  
 旋河洛登陟嵩少懷達磨之旨要得華嚴之會歸聲  
 價漸高衣冠羨仰京師名德咸請住持志在無為脩  
 然不顧乃放浪人世追蹤道流考盤靈蹤遂東適吳  
 越天台四明清心養素數年之後遐想鐘山飛錫舊  
 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輝大曆五年刺史南  
 陽樊公雅好禪寂及屬縣行春順風稽首諮請道要

益加師禮矣時道俗以為此寺靈勝遊憩者多監主  
 護持須選名德僉議無以易禪師者崇頻告辭懇苦  
 衆咸再三事不獲已順受彌縫其間總二十年藉四  
 方之財因道化之力樂榼雲構丹雘日新蓋存乎無  
 為無所不為者也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詎  
 可勝計至大曆十二年示疾言歸不加藥餌八月二  
 日卒於山院春秋六十有五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  
 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于攝山  
 之陽依巖為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崇身長六  
 尺儀表端肅望之儼然即之生長意密情恕心和行

高天姿龍象生此岐嶷享齡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豐碑以紀化跡樹于寺之門首焉

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

釋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羅門之種姓夙齡疆志機警溢倫宗黨之中推其達法欲遊震旦結侶東征至金梭嶺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禮求奘度既而群經衆論鑿竅通幽特爾遠塵歸乎正道非奘難其移轉矣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

無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熾利動人心有潁陽人韋玘垂拱中中第調選河中府文學遷大理評事祕校見涉講筵幣帛堆積就乞選糧所獲未厭表請釋道二教定其勝負言釋道蠹政可除玄宗詔二教各選一百人都集內殿韋玘先陟高座挫葉靜能及空門思明例皆辭屈涉次登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與韋往返百數千言條緒交亂相次抗之勞絲自理正直有歸涉重問韋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審主人何姓玘曰姓韋涉將韋字爲韻揭調長吟偈詞曰我之佛法是無爲何故今朝得有爲無韋始得三數載不知

此復是何韋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憶何韋之事  
凜然變色曰玳是庶人宗族敢爾輕慢朕玄元祖教  
及凌輜釋門玳下殿俯伏待罪叩頭言臣非庶人之  
屬涉貴其鉗利口以解疎狂奏曰玳是關外之人非  
玄貞之族類勅貶象州百姓賜涉錢絹助造明教寺  
加號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著立法幢論一  
卷公卿間有言曰涉公是韋掾之膏肓也涉曰此舉  
也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自此京城無不改觀言談講  
者以涉為最焉晚節遭其譴謫漢東尋屬寬宥移徙  
南陽龍興寺時惠忠國師知重涉名聊款關相謁曰

納衣小僧向前某被門徒朝要連坐于此適觀師當  
有貴氣可作高道國德勿同吾也乃開篋提衣物令  
忠師曳屣由此襄鄧之人皆驚涉如此懸記忠師道  
聲又光闡焉蓋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詔忠師入  
供養肅宗時入宮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見上皇曰此  
人何如利涉則知涉才業優長帝王器重復多著述  
大曆中西明寺翻經沙門圓照撰涉傳成二十卷足  
知言之多也矣

唐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傳

釋神邕字道恭姓蔡氏東晉太尉謨即度江祖十五

代孫也。因官居于暨陽。邕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際。率多徵異。襁褓中聞唱經聲。必有疑神側聽之貌。卅角聰晤。過人。年十二。親學道。請業於法華寺。俊師每覽孔釋二典。一讀能誦。同輩者罕不欣慕。開元二十六年。勅度。綵諸暨香巖寺。名藉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儼識其志氣。謂人曰。此子數年後。卒為學者之司南矣。爾其勉之。儼新出輔篇律記。邕挾其膏腴。窮彼衢術。一宗學者。少能與其聯鑣。方軌焉。性非局促。又從左溪玄朗師。習天台止觀禪門法華玄疏梵網經等四教。二觀等義。祕鍵載啓。觀性知空。

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吳會間學者從之。天寶中。本邑郭密之請。居法樂寺西坊。恢拓佛舍。層閣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備。後乃遊問長安。居安國寺。公卿藉其風宇。追慕者結轍而至。方欲大闡禪律。倏遇祿山兵亂。東歸江湖。經歷襄陽。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鎮荆南。邀留數月。時給事中竇紹中書舍人苑咸。鑽仰彌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韋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剛氣而瞻學。與之訓。抗子春折角。滿座驚服。苑舍人歎曰。閣梨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時人。以為能言矣。旋居故鄉法華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評事張河金吾。

衛長史嚴維兵曹呂渭諸暨長丘丹校書陳允初賦  
 詩往復盧士式為之序引以繼支許之遊為邑中故  
 事邕修念之外時綴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為序自  
 至德迄大曆中頻受請登壇度戒起丹陽泊乎金華  
 其間釋子皆命為親教師也又以縣南路通衢發其  
 中百餘里殊無伽藍釋侶往來宴息無所邕願布法  
 橋接憇行旅遂於焦山可以為梵場也得邑人騎都  
 尉陳紹欽等率群信構淨刹一紀方乃集事焉前吏  
 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國聚落乃白廉使皇甫  
 溫奏賜額曰大曆焉先是中岳道士吳筠造邪論數

篇斥毀釋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觀察使陳少遊請邕  
 決釋老二教孰為至道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  
 之破魔文爰據城漸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吳筠覆轍  
 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方佛法再興實邕之力歟  
 末遊天台又纂地誌兩卷並附於新論矣邕夙願豐  
 角風韻朗拔前後廉問皆延置別榻請為僧統以加  
 崇揖之禮貞元四年戊辰歲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遺  
 教門人跏坐端相而歸寂于大曆法堂焉以十二月  
 十四日奉靈儀於寺北原遵僧制也報齡七十九法  
 歲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祕書省校書郎陸

准為其銘上首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咸露鋒  
穎禪律互傳至十十年戶部員外郎丘上卿為碑紀  
德焉

唐朗州藥山唯儼傳

釋唯儼俗姓寒絳縣人也童齒懷愷敏俊逸羣年十  
七從南康事湖陽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納戒于  
衡嶽寺希澡律師所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  
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遂謁石頭禪師密證心法住  
藥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聲聲應澧陽東  
九十許里其夜澧陽人皆聞其聲盡云是東家明辰

展轉尋問迭互推尋直至藥山徒眾云昨夜和尚山  
頂大笑是歟自茲振譽遐邇喧然元和中李翱為考  
功員外郎與李景儉相善儉除諫議薦翱自代及儉  
獲譴翱乃坐此出為朗州刺史翱閑來謁儼遂成警  
悟又初見儼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  
褊急乃倡言曰見面不似聞名儼乃呼翱應唯曰太  
守何貴耳賤目翱拱手謝之問曰何謂道邪儼指天  
指淨鉢曰雲在青天水在鉢翱于時暗室已明疑冰  
頓泮尋有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相問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鉢又偈選得幽居



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  
 雲笑一聲初翽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為文會之交  
 自相與述舌言法不藉為文黜浮華尚理致言為文  
 者韓柳劉焉吏部常論仲尼既沒諸子異端故荀孟  
 復之楊墨之流洗然遺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興故  
 文中子有作應在乎諸子左右唐興房魏既亡失道  
 尚華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殘吾約二三子同致君  
 復堯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廢儒縱梵書而猶夏敢  
 有邪心歸釋氏者有渝此盟無享人爵無承天年先  
 聖明神是糾是殛無何翽邂逅於儼頓了本心末由

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復遇紫玉  
 禪翁且增明道趣著復性書上下二篇大抵謂本性  
 明白為六情玷汙迷而不返今牽復之猶地雷之復  
 見天地心矣即內教之返本還源也其書露而且隱  
 蓋而又彰其文則象繫中庸隱而不援釋教其理則  
 從真捨妄彰而乃顯自心弗事言陳唯萌意許也韓  
 柳覽之歎曰吾道萎遲翽且逃矣儼陶鍊難化護法  
 功多迴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猶或云易又相國崔群  
 常侍温造相繼問道儼能開發道意以大和二年將  
 欲終告眾曰法堂即頽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長木而

枝柱之儼撫掌大笑云都未曉吾意合掌而寂春秋  
七十云

系曰嘗覽李文公復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書援證  
而徵取易禮而止可謂外柔順而內剛逆也故曰得  
象而忘言矣經云治世語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  
儼公一笑聲徹遐鄉雖未勞目連遠尋而易例有諸  
隆墀永歎遠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師章信寺崇惠傳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穉林之年見乎器局鷲鳥  
難籠出塵心切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雖勤禪

觀多以三密教為恒務初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  
為庵專誦佛頂呪數稔又往鹽官硤石東山卓小尖  
頭草屋多歷年月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跡俄有神  
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不圓莎訶者成  
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  
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心亦勞止擇木之故於章信寺  
挂錫則大曆初也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  
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  
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  
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

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且無敢躡者惠聞之謁開  
 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  
 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  
 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時惠徒跣登級下層有  
 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  
 為飢飢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  
 退時眾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  
 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  
 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自爾聲彩發越德望峻高代  
 宗聞是國一禪師親門高足倍加鄭重焉世謂為巾

子山降魔禪師是也

系曰或謂惠公為幻僧歟通曰夫於五塵變現者曰  
 神通若邪心變五塵事則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護  
 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驚乎夫何幻之有  
 哉瑜伽論有諸三神變矣

唐洛陽同德寺無名傳

釋無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為洛陽人  
 矣冲孺之齡舉措卓異口不齊辛血性不狎諠譁逸  
 矣出塵故難留滯年二十八若瘦鴈之出籠投師習  
 學依隨繇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無疑聞有禪

宗思千里而請決舉領整表開扇見路辭飛筆健思  
 若湧泉因隨師遊方訪祖師之遺跡得會師付授心  
 印會先語諸徒曰吾之付法無有名字因號無名也  
 自此志歷四方周遊五嶽羅浮廬阜雙峯皖公鑪嶺  
 牛頭剎溪若耶天台四明固不詢問風格高遠神操  
 朗澈博識者觀貌便伏僻見者發言必摧時德宗方  
 納鮮于叔明令狐峒料簡僧尼事時各有表直諫並  
 停尋時鮮于叔明令狐峒等流南海百姓至貞元六  
 年往遊五臺居無定所九年十一月十日於佛光  
 寺先食訖儼然坐化春秋七十一臘四十三十年

闍維獲舍利一升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建塔於佛光  
 寺貞元六年庚午歲也或云名著疏解彌陀經焉

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

釋智常者挺拔出倫操履清約徧叅知識影附南泉  
 同遊大寂之門乃見江西之道元和中駐錫廬山歸  
 宗淨院其徒響應其法風行無何白樂天貶江州司  
 馬最加欽重續以李渤貞外元和六年隱嵩山以著  
 作徵起杜元穎排之出為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歲  
 遷江州刺史渤洽聞多識百家之書無不該綜號李  
 萬卷矣到郡喜與白樂天相遇因言潯陽廬阜山水

之最人物賢哲隱淪論惠遠遺迹遂述歸宗禪師善  
 談禪要李曰朝廷金榜早晚有嗜菜阿師名目白曰  
 若然則未識食菜阿師歟白彊勸遊二林意同見常  
 耳及到歸宗李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  
 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  
 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  
 千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續  
 有東林寺僧神建講諸經論問觸目菩提常略提舉  
 神建不體乃發狀訟常示惡境界時李判區分甚聞  
 詣理常有異相目耀重瞳遂將藥燻手恒磨錯不覺

目眦俱紅號赤眼歸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藥  
 妙疾輕之驗也

唐杭州千頃山楚南傳

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髫齡冥然跪於父母  
 前訴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藹師而受訓焉當授經法  
 目所輕覩輒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能謹愿  
 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部律  
 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一經略通宗旨則知頓機不  
 甘為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黃蘗山禪師

問答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遂深窳林谷  
大中興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蘗出  
山南隨侍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  
閩僅二十餘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  
住寶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縣令徐正元  
與紫溪成將饒京同召住千頃慈雲院訓未禪徒之  
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  
王錢氏請下山供施昭宗聞其道化賜其鹿胎衣五  
事別資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一鹿蹶  
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

一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  
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歲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唐之  
封略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  
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  
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唐南嶽七寶臺寺玄泰傳

釋玄泰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操方正言不浪施心靜  
之情義而後動所居蘭若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不  
衣蠶縷時謂泰布納歟從見德山禪師豁如自適誓  
不立門徒逍遙求志而於詞筆筆若有神四方後進

巡禮相見皆用平懷之禮嘗以衡山之陽多被山民  
莫任輩斬木燒山損害滋甚秦作畚山謠遠邇傳播  
達于九重勅責衡州太守禁止岳中蘭若由是得存  
不為延燎秦之力也終年六十五臨逝說偈曰不用  
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炎千足萬足偈終垂一足而  
逝闍維收舍利衬堅固大師塔左營小浮圖焉又為  
象骨偈諸禪祖塔銘歌頌等好事者編聚成集而行  
于代焉

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

釋玄暢字申之俗姓陳氏宣城人也暢爰在弱齡便

持異操戲則聚沙為塔摘葉為香年九歲於涇邑水  
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經法年十九削髮二十歲往  
福州兜率戒壇受具足戒聽授律科深得宗旨新繪  
細縷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聞異說仰京室西明寺  
有宣律師舊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師法席  
自入京華漸萌頭角受京城三學大德益廣見聞方  
事講談遠鐘璽厄則會昌廢教矣時京城法侶頗甚  
徬徨兩街僧錄靈宴辯章同推暢為首上表論諫遂  
著歷代帝王錄奏而弗聽由是例從俗服寧弛道情  
龍蛇伏蟄而待時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厭代

宣宗在天坏戶重開炎崗息熾暢於大中中凡遇誕辰入內談論即賜紫袈裟充內外臨壇大德懿宗欽其宿德蕃錫屢臻乃奏修加懺悔一萬五千佛名經又奏請本生心地觀經一部八卷皆入藏暢時充追福院首領又充總持寺都維那尋署上座暢講律六十座度法者數千人撰顯正記一十卷科六帖名義圖三卷三寶五運三卷雖祖述舊聞標題新自義出意表文濟時須乾符中懿宗簡自上心特賜師號曰法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滅俗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九弟子賜紫惠柔大德師遂宗紹以其年四月二

十五日寔于長安邑高陽鄉小梁村四年丁酉歲尚書禮部侍郎崔沆與暢交分殊深著碑述遺跡焉

後唐南嶽般舟道場惟勁傳

釋惟勁福州長溪人也節操精苦奉養棲約破納擁身衣無繪纈號頭陀焉初叅雪峯便探淵府乾化中入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中見法藏禪師鑑燈頓了如是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因歎曰先達聖人具此不思議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嶽道觀中亦設此燈往因廢教時竊移入仙壇也有遊嶽才人達士留題頗多勁乃歎曰盧橘夏熟寧期植在於



神都舜韶齊聞不覺頓忘於肉味嗟其無識不究本  
 端盜王氏之青氈以為舊物認嶺南之孔雀以作家  
 禽後世安知于今區別乃作五字頌頌五章覽者知  
 其理事相融燈有所屬屬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  
 顯華嚴性海玉件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馬氏  
 奏賜紫署寶聞大師梁開平中也勁續寶林傳蓋錄  
 貞元已後禪門祖祖相繼源脉者也別著南嶽高僧  
 傳未知卷數亦一代禪宗達士文采可觀後終于岳  
 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難輒區分勁公誌鑑燈若遺物重獲

歸家也後之人必不敢攘物歸家也故曰前事不忘  
 後世之元龜也

周洛京福光寺道丕傳

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從晏襄宗泐  
 堂五院之首母許氏為求其息常持觀音普門品忽  
 夢神光燭身因爾妊焉及其誕生挺然岐嶷端雅其  
 質屬籍諸親異而愛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將命  
 汾晉會軍至于霍山沒王事丕雖童穉聚戲終鮮笑  
 容七歲忽絕葷羶每遊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  
 壽寺禮繼能法師尊為軌範九歲善梵音禮讚是歲

襄宗幸石門隨師往迎駕十九歲學通金剛經義便  
 行講貫又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背負其母東征華  
 陰劉開道作亂復荷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麥勇  
 貴每斗萬錢不巡村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母問  
 還食未不對曰向外齋了恐傷母意至孝如此年二  
 十歲母曰汝父霍山亡沒戰場之地骨曝霜露汝能  
 收取歸葬不亦孝乎遂辭老親往霍邑立草庵鳩工  
 集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古人精誠所感滴血認  
 骨我今志為孝子豈無靈驗者乎儻群骨中有動轉  
 者即我父之遺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輕捨數日

間果有枯體從骨聚中躍出競驚不前搖曳良久不  
 即躡躄抱持如復生在甕歸華陰是夜其母夢夫歸  
 舍明辰骨至其孝感聲譽日高至二十七歲遇耀州  
 牧婁繼英招不任洛陽福先彌勒院即晉道安翻經  
 創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濟陰王賜紫衣後唐莊  
 宗署大師曰廣智不於梁朝後主後唐莊宗明宗凡  
 內建香壇應制談論多居元席及晉遷都今東京天  
 福三年詔入梁苑副錄左街僧事與傳法阿闍梨昭  
 信大師俱道貌童顏號二菩薩是故朝貴士庶多請  
 養生之術不精勤不懈一佛一禮佛名經法華金剛

仁王上生四經逐一字禮然其守杜多之行分衛時  
 至二十弟子隨行開運甲辰歲為左街僧錄雖臨僧務  
 日課修持相國李公濤西樞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  
 旨陶公穀等無不傾心歸重至漢乾祐中謝病乞西  
 歸未允之際屬漢室凌夷兵火連作恣行剽掠丕於  
 廊廡之下倚壁誦念二日紛拏一無見者時京城見  
 聞益加欽尚逃歸洛邑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  
 勅召為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于僧任世  
 宗尹釐府政嫌空門繁雜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  
 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

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蘆葦草和蘭茝而  
 及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  
 行為益皇帝邪為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  
 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  
 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  
 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  
 登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  
 解歸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十年果勅併毀僧寺并  
 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顯德二  
 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營粥食云有

首楞嚴菩薩衆多相迎令鳴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  
 七僧臘四十七緇素號哭諸寺具威儀送葬于龍門  
 廣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終之前寺鐘無故嘶嘎表  
 刹龍首忽焉隕墜僧澄清夢寺佛殿梁折極多異兆  
 焉  
 系曰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  
 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  
 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并贊成  
 厥事者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論曰九重所以成深嚴七禮其能捍憂患高墉峻壘

加校尉而守之犀革兕皮介將軍而戰者君既安所  
 臣亦建功猶釋門之外侮忽來得法將之中權斯敵  
 使其大道喪而重復玄剛絕而又張我有仲由惡言  
 不入外禦其侮不可暫亡也嗟乎真教東傳累更年  
 紀受其艱否屈指可尋法繫有為四相以之遷賢明  
 雖無損一輪以之蝕侵桓楚無端効莽得時而變法  
 德輿伊始欺孤餘力而責僧賴遠公之致書因朝達  
 之抗疏只成暴政空鯁人情元魏懷邪周邕尚辯曇  
 始乃呈其詭迹道安盛奮其辭鋒是待秦坑能逃漢  
 律始安二德疑其佞壽應真出沒其形扶危拯溺者

矣秀也鍾其厄運憤此反常上牋若攻壘之先登爲法偶犯顏而不死復禮答權文學難詞蔚成解判惠立斥呂奉御圖注免橫窺關兩面俱通玄疑造乎甄正一場賈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於李華名儒懾伏挫是非於韋氏辯勢酋強邕也掩徐獨記於天台儼也令李成書於復性其或角史華之術因躡刀梯諫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驚李激作謠而占衡山破邪之論可宗鑑燈之頌歸我以前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讎闔墻禦侮言其薄者則發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臯原縱火蘭艾之臭同焚樹木摧風

鸞鳴之巢共覆者其唯會昌滅虐我法之謂乎從漢至唐凡經數厄鍾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趙歸真者授帝留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宜盡除之蓋以歸真曾於敬宗朝出入宮掖勢若探湯及其禍纏暴弒自然事體如漿京邑諸僧競生誚謗歸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還遇武皇因緣狎昵署爲兩街教授先生時諫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屢言歸真懼其動搖奏迎羅浮鄧元起南嶽劉玄靖入帝謂神仙坐致由是共爲倚角同毀釋門意報僧譏誚之讎耳衆輕覆車群噪驚蟄須彌餽饒因其劫盡之

風有頂低摧倚其宿春之杵詎云終否當有復時大  
 中行廢教之誅會昌非後天之老吁咄哉歸真竒秘  
 之術今古所無何邪能寄喜怒於天子之心雖王晉  
 安期俱弗如也爾時玄暢法寶大師也納兩街之請  
 操一割之刀纂輯古今搜揚經史成其別錄上其表  
 牋逆龍鱗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  
 刃之散何施混濁之河銖兩之膠謾解如皆畏震所  
 謂坐看暢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觸折也凡今  
 緇伍無縱毀譏毀譏小人也及罹禍毒君子受之亦  
 猶城門火而池魚死也儻云周武不落於阿鼻歸真

自登於仙籍宣宗誅之已塞責矣是故比丘但自觀  
 身行莫伺玄門非手已事又以空門洙習如然無鬪  
 四支而傷具體各是聖人設教無相奪倫如此行時  
 名真護法也老氏云六親不和則有孝子如無孝子  
 之名信六親太和也已上諸公皆家中有競號詭諫  
 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歟今我傳家止勸將來二教和  
 同弗望後生學其訐直險在其中矣為君不取然則  
 臨機可用相事當行必任弛張勿為膠柱然後知時  
 名為大法師也傳又云乎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其斯  
 之謂歟

宋高僧傳卷第十七

音釋

圯皮美幽府巾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也風也制也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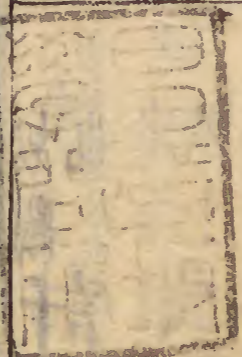
也風也制也切

切 訐 人居竭切 攻發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貴刻  
 宋高僧傳第五兩錢六分五厘  
 計字一萬一千一百三  
 真州釋道一對金陵萬承明書應天鄭大化刻  
 萬曆辛亥歲冬十月徑山寂照庵識

支那

撰述  
 文獻備考  
 曲七  
 撰述  
 文獻備考  
 曲七



撰述  
 文獻備考  
 曲七



